

卷十四

書名 小五義一百二十四回 光緒十六年北京文
 光樓刊本
 撰者 清 石玉崑 撰
 卷 卷十四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說公案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29
 編號 D8690500

科3013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90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29](#)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小五義一百二十四回 光緒十六年北京文光樓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小五義第一回



接院奉旨上任

襄陽王興心害人

詩

晨早起一爐香

謝天謝地謝三光

有賢臣扶社稷

家無逆子惱爺娘

處處田禾熟

但願人人壽命長

方寧靜干文息

我遇貧時亦無妨

王趙珏趙千歲乃天子之皇叔因何謀反皆因

白之冤由宋太祖乾德皇帝乃兄弟三人趙匡

第一回

小五義卷十四

第七十五回起至七十九回止



K3013
(15)

雙紅堂
小說
129(15)



小五義卷十四

第七十五回

小五義第七十五回

丟差使太爺心急燥

比衙役解開就裏情

詩曰

身居縣令非等閒

卽是民間父母官

一點忠心扶社稷

全馮烈胆報君前

污吏聞名心驚怕

惡霸聽說胆戰寒

如今斷明奇巧案

留下芳名萬古傳

且說太爺升夜堂審問指望要他的清供誰知曉打房躡
下一個賊來手中擎定一宗物件使一個細長冷布的口

袋把白灰潑成鏤子灰細麵用細羅過成極細的灰麵子裝在冷布口袋裏用時一抖專能迷失人的二目江樊瞧着他進來就要拉刀被他一抖口袋二目難睜還要護庇老爺焉得能設先把自己雙睛一按淨等着眼淚把鏤子灰沖出這才能設睜開眼睛再毗連老爺也是雙袖遮着臉面不能睜眼也是眼淚沖出鏤子灰這才把袖子徹下大家睜眼一看當堂的差使大概是賊人盜去了江樊暗暗的叫苦太爺吩咐教掌燈火拏賊大眾點了燈籠火把江樊拉出利刃一同的捉賊叫人保護着太爺入書齋

去江樊代領大眾前前後後尋找一遍並無踪跡復又至書齋面見老爺鄧九如把大眾叫將進去問眾人可曾看見賊的模樣大家一口同音說小的們被他的白灰迷失了二目俱都未能看見內中有一個眼尖的說小的可不敢妄說微須看出一點情形來江樊說你既然看出一點情形來只管說來大家參悟那人說這個賊不是禿子定是個和尚太爺問怎們見得那人說小的在二堂的外頭賊一下房我往後一閃他先把那些人眼睛一迷我正待要跑他又一抖手小的眼就迷了看見他戴着軟包巾鬚

間不見頭髮想來不是禿子就是個和尚別人鬢邊必要看出頭髮來此人沒有小的就疑惑他不是個禿子就是和尚江樊說不錯你這句話把我也提醒了我也看着也有那們一點意思知縣就賞了一天的限期教他們拏賊拏禿子和尚到第二天出去連禿子代和尚把那素常不法的就拏了不少升堂審訊俱都不是把那些個人俱都放了又賞了一天的限期教他們拏賊仍然是無影無形整整的就是數十天的光景一點影色皆無那些差人比較的實係也是太苦所幸不出去訪拏去了每天上堂一比

這天打完了那個班頭將往堂下一走一蹙一顛的還沒下堂哪就有他們一個夥伴說老爺一點寬恩的地方沒有明天仍然還是得照樣那個受比的班頭就說九天廟的和尚那是自然鄧太爺又把他叫回去問他你方才走到堂口說甚麼來着就把那個班頭嚇了胆裂魂飛戰戰兢兢說小的沒敢說些甚麼太爺說我不是責備于你你把方說的話照樣學說上來那名班頭說乃是外面的一句匪言不敢在老爺跟前回稟太爺說我教你說的與你無干班頭復又說這是外面一句歇後語說了前頭的一

句後半句人就知道了故此謂之歇後語小的說的是九天廟的和尙他們就知道是自然緣故是離咱們這石門縣西門十里路有個廟叫九天廟裏頭的方丈叫自然和尙狠濶是個外面結交官府認的許多紳衿富戶窮苦難窄的他也是一體相待有求必應故此高矮不等的人皆都識認于他就是前任的太爺與他還有來往哪鄧太爺聽了這句話沈吟半晌教他下去從此也不往下比較班頭了吩咐掩門一抖袍袖退堂歸後書齋內小廝獻上茶來江樊總不離鄧太爺的左右鄧九如又把江大哥叫來

說那個鬼所說的那四句明顯着情理暗中還有點事情我方才明白了橫着要念哪就是自然害死方才那個班頭說九天廟和尙叫自然此事難辨真假咱換上便服去到九天廟見了和尙察言觀色就可以看出他的虛實江樊說老爺使不得老爺萬金之軀倘若被他人看出破綻那還了得不然我一人前去查看查看他的虛實回來再作道理鄧九如不聽一定要去兩個人前往江樊也不敢往下攔阻自可就換了便服太爺扮作個文生秀士的樣士隨即教人開了後門二人行路出了城門撲奔正西邊

人打聽九天廟的道路原來是必由之路直到九天廟前
只見當中硃紅廟門兩邊兩個角門盡都關閉教江樊到
西邊角門扣打少刻有兩個小和尚開了角門往外一看
問道你們二位有甚麼事情扣打廟門鄧九如說我們是
還原來了小和尚說甚麼愿鄧九如說我奉母命前來還
愿燒香那個小和尚問這個小和尚說奉母命前來還愿
母親許的是甚麼愿那個小和尚答言說哎哟是了老太
太許的是吃雷齋這方才上雷神廟還愿說畢兩個小和
尚哈哈一笑鄧九如也覺着臉上發赤本來這是九天應

元普化天尊雷神廟那有母親許這個愿心的也就慙着
臉往裏就走叫和尚代路佛殿燒香見那個小和尚一壁
裏關門一壁裏往後就跑太爺代着江樊到了佛殿小和
尚開了隔扇把香劃開江樊給點着太爺燒香小和尚打
磬太爺跪倒身軀暗暗祝告神佛暗助一臂之力辨明此
案每逢朔望日廟中拈香燒香已畢在殿中看了看神象
出了佛殿直奔客堂正走着就聽見西北上有婦女猜拳
行令猜三叫五的聲音鄧九如就扭了江樊一眼江樊就
暗暗會意來到了客堂小和尚獻茶江樊出去意欲要奔

正北由北邊來了一個小和尚荒荒張張把江爺攔住說
你別往後去我們這裏比不得別的廟有許多的官府中
的官太太小姐倘若走錯了院子一時撞上人家我們師
傅也不答應我們人家也不答應你江樊說走我管甚麼
官府太太不官府太太呢他若怕見人上他們家裏充官
太太去廟宇是爺們遊玩的所在不應例婦女們在廟中
一定要往後去那個小和尚那肯教他往後去兩個正在
口角互相分爭之間有一個胖大的和尚有三十多歲問
道甚麼事情那個小和尚就把江樊要往後去的話說了

一遍那個僧人就說你怎們發橫你別是有點勢力罷你
姓甚麼江樊說你管我姓甚麼那個僧人說拏着你這個
堂堂的漢子連名姓都不敢說出那個和尚說你就是不
說光景我也看出個八九你必是在縣衙裏當差的江樊
一聽就知道事要不好無奈就先忍了這口氣此時要教
他們識破機關老爺有險那還了得自己說似乎你這出
家人說話可也就太强暴了誰與你一般見識我就是不
往後去也不大要緊我還要看看我們朋友大概也要走
啦那個和尚一笑走大概夠走的了罷江樊一聽更覺着

不得勁了急忙得回來奔了客堂與鄧九如使了一個眼色鄧九如就明白八九的光景正要打算起身就聽外邊如巨雷一般念了一聲阿彌陀佛忽然間打外邊進來了
一個和尚身量威武高大漢大魁巍面如噴血合掌當胸說阿彌陀佛原來縣太爺到此小僧未能遠迎望乞恕罪
鄧九如說師付是錯認人了那裏來的太爺和尚微微的
一笑說實不相瞞那日晚間盜出我那個朋友來就是小
僧我就知道太爺早晚必要前來尋找小僧小僧久候多
時了太爺將要折辨僧人一陣狂笑說我不去找你你自

來找我分明是天堂有路你不去地府無門闖進來吩咐
一聲左右擲了打外面來了許多小和尚圍裏上來不容
分說過來就揪太爺江樊一瞧地方窄狹先就躡在院內
落叢中把刀亮將出來早有人給和尚拏了一條齊眉棍
就與江樊動起來要問勝負輸贏且聽下回分解

小五義第七十六回

世上諸般皆好

惟有賭博不該

擲骰押寶鬪紙牌

最易將人鬧壞

大小生意買賣

何事不可發財

敗家皆由賭錢來

奉勸回頭宜快

我爲何道這首西江月呢只因那年在王府說小五義見
有一人愁眉不展長吁短嘆問其緣故他說從前因賭錢
將家產全輸了落得身貧如洗來到京中纔找碗飯吃今
又犯了舊病將衣服鋪蓋全都賣了主人也不要我了焉

得不愁呢我便說道老兄若肯回頭從今不賭自然就好了我還記得戒賭十則請老兄一聽便知分曉破家之道不一而賭居最每見富厚之子一入賭場家貲旋即蕩散甚至釀爲盜賊流爲乞丐賣妻鬻子敗祖宗成業辱父母家聲誠可痛恨彼懵然無知之徒不思賭之爲害敗家甚速反曰手談消遣夫世間何事不可以消遣而必欲爲此乞丐之事甘心落魄哉在賭者意欲有錢殊不知賭無常勝之理即使勝多負少而一出一入錢歸富家是輸者固輸贏者亦終是輸况賭博之人心最刻薄有錢則甜言密語茶酒疊承萬般款洽惟恐其不來迨至囊空不獨茶酒俱無甚且惡言詈辱并不容其近前似此同一人也始令人敬終令人賤能無悔乎吾以爲與其悔之於後毋甯戒之於先

戒賭十則

一切壞國法 朝廷禁民於賭博尤嚴地方文武官長不行查拏均干議處父母姑息鄰甲賭隱俱有責懲君子懷刑雖安居無事尙恐有无妄之災時時省惕彼賭博場中有何趣味而陷身於 國法憲網平以身試法縱

死誰憐

一壞家教 父母愛子成立叮嚀告誡志何苦也爲人子者不能承命養志而且假捏事端眠宿賭錢作此下賤之事不知省悟良可痛悼故爲子之道凡事要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若乃於父母教誨諄諄全不悛改背親之訓不孝之罪又孰甚焉

一壞人品 人一賭博便忘却祖宗門地父兄指望隨處懶散坐不擇器睡不擇方交不擇人衣冠不整言語支離視其神情魂迷魄落露尾藏頭絕類驛中乞丐牢內

囚徒

一壞行業 士農工商各有專業賭則拋棄惟以此事爲性命每見父母臨危呼之不肯稍釋者何況其他迨至資本虧折借貸無門流爲乞丐悔之晚矣夫乞丐人猶憐而舍之賄至乞丐誰復見憐則是賭博視乞丐又下一層矣

一壞心術 大凡賭錢者必求手快眼快贏則恐出注之小輸則竊籌偷馬至於開場誘賭如蛛結網或藥散密施坐六筮紅之計或紙牌巧作連環心照之奸天地莫

容尙有上進之日哉

一壞行止 賭場銀錢贏者耗散一空全無實惠輸家毫釐不讓逼勒清還輸極心忙妻女衣飾轉眼卽去親朋財物入手成灰多方拐騙漸成竊盜從來有賭博盜賊之稱良非虛語

一壞身命 賭博場中大半係兇頑狠惡輩盜賊剪拐之流輸則已不悅贏則他不服勢必爭鬪打罵損衣傷體若與盜賊爲夥或彼當場同獲或遭他口指扳囚打夾移身命難保卽或衣冠士類不至若此而年宵累月暗

耗精神受凍忍饑積傷肌髓輕則致疾重則喪身揆厥由來皆由自取

一壞信義 好賭之人機變百出不論事之大小緩急隨口支吾全無實意以虛假爲飲食以哄脫作生涯一切言行雖妻子亦不相信夫人至妻子不相信是枉着人皮尙可謂之人乎他日雖有真正要緊之事嘔肝瀝血之言誰復信之

一壞倫誼 親戚鄰友見此賭徒惟恐絕之不遠而彼且自謂輸贏由我與他何涉正言讒論反遭仇憾以賭伴

爲骨肉以窩家爲祖居三黨盡惡五倫全無與禽獸何異

一壞家聲 開場之輩均屬下流嗜賭之子無非污賤旁人見之必暗指曰此某子也某孫也門楣敗壞至此畢竟祖父有何隱惡以致孽報是生而既招眾人鄙賤死後何顏見祖宗泉下

一壞閨門 窩賭之家那論乞丐盜賊有錢便是養生父母甚至妻妾獻媚子女趨承與淫院何異好賭則不顧家室日夜在外平日必引一班匪棍往來以成心腹往

來既熟漸入閨闔兩無忌憚所以好賭之人妻不免於外議者本自招之也況彼既不顧其家室青年水性兼又有飲食財物誘之者日夜不離其室能免失身之患乎

一壞子弟 大凡開賭好賭之家子弟習以爲常此中流弊無所不有雖欲禁之不可得也故開賭好賭之子弟未有不賭博者平日之習使然也夫既習於賭博又焉望子弟之向上乎且好賭之人未有不貪酒肉而怠行業故卽其居室之中塵埃堆積椅棹傾斜毫不整頓抽

頭贏錢盡數具吃吃之既慣日後輸去難熬清淡便不顧其廉恥不恤其禮義邪說污行無所不爲男爲盜女爲娼不能免矣戒之戒之戒賭十則說完奉勸諸公僅記仍是書歸正傳

知縣臨險地遇救

江樊到絕處逢生

詩曰

特來暗訪效包拯

清正廉明得未曾

消息誰知今已漏

機謀任是此多能

况無眾役爲心腹

空有一人作股肱

不遇徐良兼艾虎

幾遭毒手與兇僧

且說和尚出來認的鄧九如到是怎們個緣故情而必真朱起龍死的是屈因爲五十多歲娶了一房妻子他這妻子娘家姓吳名叫吳月娘過門之後兩口子就有些個不對近何故是老夫少妻吳家貪着朱家有錢才肯作的此事夫妻最不對近他到看着小叔子有些喜歡又搭着禿子能說會道又不到三十的年紀叔嫂說笑有個小離戲久而久之可就不好了作出不堅不潔的事情來了兩個人議論到六月間二人想出狠毒之意那晚間就把朱起龍

害死連禿子幫着用了半口袋糠朱起龍仰面睡熟把糠口袋往臉上一壓兩個人往兩邊一坐按住了四成工夫不大朱起龍一命嗚乎把口袋徹下此人的口中微然有點血沫子浸出吳月娘兒掣水給他洗了臉一壁裏就裝果起來一壁裏教童子去請大夫大夫將至門首婦人就哭起來了隨即就將大夫打發回去朱家一姓當族的人甚多人家到了的時節惡婦早把衾單蓋在死人的臉上議論天氣炎熱用火焚化情真他們那塊到是有這個規矩有人問起就說是急心疼病症死的這個又比不得死後

拾幾天才發殯怕有甚麼妨礙犯火期日與甚麼重喪回斂等項總得請陰陽擇選日子這個不用自要一家當族長輩晚輩商量明白就得就是本家人將死尸搭出去抬到村後有那們一個所在架上劈柴一燒等三天把骨灰裝在口袋之內親人抱將回來復反開弟辦事諸事已完葬埋了骨灰他們想着大事全完了吳月娘穿重孝守節二禿子接了店中的買賣絕不在店中睡覺不怕天交五鼓或趕上天氣總要回到他舖中安歇豈不想他的舖子與店一墻之隔櫃房與店的儘後頭相連吳月娘安歇的

屋子也只隔着一段短牆只管打前頭過去可又由後頭
過來天交五鼓仍然復又過去朝朝如此外面連店舖中
並無一人知曉以後還嫌不受教人在店後壘起一段長
牆後面開了一個小門爲的是月娘兒買個針線等類方
便外人無不誇獎禿子的正派豈知壞了事了這日正對
着月娘兒買絨線正遇着九天廟的和尙打後門一過可
巧被月娘看了他一眼列公這個和尙非係吃齋念佛跪
拜皇經的僧人他本是高來高去的飛賊還是久講究採
花的花和尙白晝之期大街小巷各處遊玩那裏有少婦

長女被他一眼看中夜晚換了夜行衣背插單刀前來採
花他也看那個婦女的情形若是正派人他也看不中意
也不白費那個徒勞滿讓來了人家也是求死別的是休
想那日看見月娘飄了他一眼早就透出幾分的妖氣又
對着月娘本生的貌美穿着一身縞素惡僧人看在眼內
到晚間換了衣服背着刀撥門撬戶進來正對着禿子也
在這裏可到好並未費事三人到商量了個同心合意自
此常來白晝禿子也往廟裏頭去兩個人家的狠密後來
和尙給出了個主意終久沒有不透風的牆倘若機關一

洩禍患不小不如把月娘送在廟中就說把他送往娘家
去了給了他一千兩白銀作爲店價遮蓋外面的眼目其
實送在廟中那秃子喜歡來就來和尚絕不嗔怪這日正
是和尙進城走在縣衙門口就見朱二秃子的大葱白驢
在縣衙門口拴着和尚一睜就認的心中有些疑惑他是
秃子常騎着上廟故此和尚認的正對着太爺升堂又是
坐大堂並且不攔阻閒人瞧着和尚也就跟着在堂下看
了個明白見秃子受刑和尚心中實在的不忍趕緊徹身
出來找了個酒舖自己飲了會子酒自己想回廟見着

吳月姐兒可是提起此事好哇是不提此事好哪再者這
個知縣比不得前任知縣兩個人相好自己就可以見縣
太爺給託附託附這個知縣一者臉酸二來毫絲不得過
門倘若秃子一個受刑不過連我都是性命之憂自己躊
躕了半天無計可施自可會了酒錢出了酒肆直奔城外
比及來到廟中到了裏面他這廟中婦女不是吳月娘一
個人也有粉頭妓者也有用銀錢買來的也有夜晚之間
抗來的也有私奔找了他來的等等不一約有二十餘人
俱在廟內這日他回來奔西跨院眾婦女迎接他單把吳

月娘兒叫到了一個避靜所在就把朱二禿子已往從前之事一五一十細話說了一遍月娘兒一聽不覺的就哭起來復又與和尚跪下說禿子待他是怎們樣好法苦苦的哀求僧人救禿子的性命又說怕禿子一個捱不住刑我倒不要緊還怕要連累了師付自要師傅施恩救了他的性命他若出來我準保他這一輩子忘不了你的好處說畢復又大哭和尚一者心軟二來也怕連累了自己正然猶疑徒弟報道師爺爺到了僧人迎出原來是他的師叔這個和尚是南陽府的人外號人稱粉面儒僧法都前

來瞧看師姪叔姪見面行禮已畢讓至禪堂獻上茶來問了會子買賣如何列公怎們出家人問買賣本來全是綠林的飛賊豈不是問買賣其實淨賣不買偷了來就賣幾時又買過哪回答南邊買賣不好我們師兄弟四人俱都各奔他方早晚你師傅還要上你這裏來哪自然和尚他叫悟明他有師弟叫悟真他師傅叫赤面達摩法玉還有兩個師叔一個叫鐵拐羅漢法寶一個叫花面勝佛法淨這些人們都在續套小五義上再表悟明見師叔來了他就把朱二禿子這些事情對着他師叔面前述了一遍晚

間用完了晚飯就約了他師叔與他巡風法都也就點頭彼此換了夜行衣靠悟明代上灰口袋本打算前去盜獄不想到三更時分進了城到了獄門當差的人甚多都在那裏講究這位太爺性烈夜晚間還坐堂審禿子哪悟明聽了輕輕的回來告誦粉面儒僧兩個人就進了衙門施展飛檐走壁之能到了二堂自然和尚下來抖口袋迷眾人的眼睛就把禿子背出去了法都帮着出城拏飛抓百練索絨繩拴上禿子繫上繫下到了城外找了個避淨的所在攤了手鐺脚拷連項索盡都攤壞換替肯到廟中

子也不能與二人磕頭道勞法都拏出藥來敷上漫漫將養月娘兒替禿子與二僧道勞從此吩咐小和尚小心衙門的公差留神駐官前來私訪說了知縣的象貌不然怎們鄧九如一來他們就知道是知縣那個關門的小和尚就是給悟明他們送信去了少刻出來後面即給他移備着兵器哪見面先說好話後來叫小和尚拏人江樊把刀與自然和尚交手他如何是兇僧的對手也雖是二義韓章徒弟沒學甚麼能耐三五個灣就封不住和尚那條棍了急的亂嚷亂罵說好兇僧啊反了並有些個小和尚也

往上一圍江樊情知是死忽然間打塔上躡下兩個人來
艾虎徐良捉拏和尚且聽下回分解

小五義第七十七回

粉面儒僧逃命

自然和尚被捉

詩曰

不信英雄報不平

請看暗裏助刀兵

只因縣令災星退

也是兇僧惡貫盈

貪樂焉能歸極樂

悟明還算欠分明

到頭有報非虛語

莫向空門負此生

且說廟中僧人正在得意之間江樊看看不行自己就知
道敵不住僧人準死自己若死如蒿草一般保不住老翁

孤負包丞相之重託到底是好心人逢凶化吉可巧來了
個小義士多臂熊二人聽出廟裏聲音艾虎認的江樊隨即
兩個人躡下墻來艾虎道江大哥放心罷小弟還同了一
個朋友來哪江樊一看是艾虎到了還同着一個紫黑的
臉兩道白眉毛手中一口刀後頭有個環子跳下墻來就
罵好禿驢倭八日的是山西的口音艾虎見對面凶僧青
緞小袄青縐絹鈔包醬紫的中衣高要襪子開口僧的鞋
花綳腿面如噴血粗眉大眼臉生橫肉兇惡之極惡僧人
一看艾虎徐良到提劈山棍對着艾虎往下就打艾虎一

閃掣刀往外一磕僧人往下一蹲就是埽堂棍艾虎往上
一躡兇僧撒左手反右臂其名叫反臂刀劈絲艾虎縮頸
藏頭大軀腰方才躲過徐良看着暗笑老兄弟就是這個
本勢自己躡將上去說老兄弟這個禿驢交給老西了和
尙一看此人古怪測棍就打山西雁用刀一迎噲的一聲
噹啣那半截棍就墜落于地把和尙嚇了個真魂出殼抹
頭就跑早被徐良飛起來一脚正踢在和尙脇下哎喲一
聲和尙栽倒在地艾虎過來舐膝蓋點住後腰搭骨髒擰
腿就把兇僧捆上兇僧大喊叫人救他徐良一回手在他

脊梁上砑的一聲釘了他一刀背小和尚風捲殘雲一般俱都逃命依着艾虎要追徐良把他攔住說他們都是出家人便宜他們罷再見小和尚復又反轉回來圍着一個胖大和尚就是粉面儒僧法都皆因他在西跨院同着那些婦女正自歡樂見悟明出去不見回來有小和尚荒荒張張跑將進來說師爺大事不好了我們師傅拏了知縣他還有一個跟人與我們師傅那裏交手打外頭又躡進來兩個全是他們一夥的我師付教他們拏住了你快去罷兇僧脫了長大衣服提了一口刀直奔艾虎他們來了

小和尚本是跑了見法都來復又跟着法都又要圍裹上來徐良一瞧這個和尚雖然胖大倒是粉白的臉面往前撲奔徐良說好師付你是出家人不應動氣本當除去貪嗔癡愛萬慮皆空沒有酒色財氣這才是和尚的規矩又何必拏着刀來要與我們拚命我們如何是你的對手你要不出氣我給你磕個頭和尚將要說磕頭也不行他焉知是計豈不想老西這個頭可不好受就見他兩肩頭一聳一低腦袋味的一聲和尚啞啞還仗他眼快瞧見一點動星由徐良腦後出來一閃身雖然躲過頸咽喉撲味

一聲正中肩頭之上抹頭就跑這些小和尚就跟着跑下去了粉面儒僧躡上墻頭徐良並不追趕抹頭尋找艾虎來了滿地上小和尚橫躺豎卧也有死了的也有代着重傷的兩個人會同尋找江樊不知去向原來是江樊瞧見艾虎徐良進來把那無能的小和尚砍到幾個自己就跑了出來了明知道有艾虎一人足能將那和尚殺敗自己出來尋找老爺要緊找來找去並沒見着遇見一個小和尚過去飛起一脚就踢了個跟頭擺刀要砍說道你說的那位老爺現在那裏就饒你不死和尚說我告訴你饒了我

呀江樊說我豈肯失信於你你說出來我就饒了你你快些說來答道在西跨院庭柱上捆着哪江樊果然沒有結果他的性命一直奔西跨院一看老爺果然在柱子上那裏捆着三四個小和尚那裏看守看見江樊進去惡狠狠的擎着刀撲他們去了小和尚撒腿就跑江樊也並不追趕救老爺要緊江樊過來解開了繩子跪倒塵埃給老爺道驚鄧九如用手攙起說這是我主意縱死不恨與你何干我還怕連累了你的性命你是怎們上這裏來了那和尚怎們樣了江樊說有小義士艾爺還同着他一個朋友

前來解圍要不是他們兩個人我就早死多時了鄧九如問莫不是開封府告狀的那個艾虎江樊說正是鄧九如說我們兩個人還怪好的哪他坐監我打書房出來散遊散遊正遇見他在校尉所我義父那裏我們兩個人一同吃的飯他不認的字他說還要跟學一學怎們把眼前的字認的幾個才好狠誠實的一個人他是北俠的門徒智化的乾兒子江樊說不是老爺記錯了他是智化的徒弟北俠的義子老爺看來了艾虎與徐良也是問了小和尚我到西跨院江樊要跪下給艾虎道勞早教艾虎一把拉

住對施了一禮又與徐良見了見江大哥艾虎說這是我徐三叔跟前的我三哥名叫徐良與江樊彼此見了禮江樊又要與徐良道勞也教徐良攙住鄧九如過來說若非是二位到來搭救我們兩個早死多時活命之恩應當請上受我一拜艾虎一怔攙住說你不是我韓二叔的義子嗎姓甚麼來着鄧九如一笑說艾大哥你是貴人多忘事我叫鄧九如艾虎說是了你們二位怎們遊玩的這裏來了江樊就把怎們上任怎們私訪審鬼坐堂丟差使解開歇後語到廟中來遇見兇僧的事細述了一遍艾虎聽了

說三哥你看還是文的好似乎你找別說作不了官卽作了官也算不了甚麼看人家這個出任就是知縣江樊說少斂那個和尚怎們樣了艾虎說拏住捆好了徐良說我把他抗過來看看是那個自然和尚不是鄧太爺問艾虎從何處來艾虎也就把自己的事說了一遍鄧九如說還有件怪事方才他們大家把我捆上推到這裏來拴在庭柱上這屋裏頭有許多的婦女陪着那個白臉的和尙飲酒還猜拳行令哪就皆因那個和尚出去動手去了這屋中許多婦女沒見出門他們全往甚麼地方去了艾虎說

何不到屋裏找找他們去同着江樊代老爺一齊到屋中也沒有後門眼睜睜那酒席還在那裏擺着就是不見一個人影兒連老爺也納悶紅樊那樣的機靈也看不出破綻來還是艾虎看見那邊有一張床那個床幃子亂動艾虎用刀把床幃子往上一挑見裏面有兩個人將要把他們提將出來一看是兩個婦人他就不肯去拉了叫江大哥你把這兩個提出來江樊就將他們隨卽捆上代過來見說這就是太爺跪下磕頭鄧九如一看兩個人俱在二十多歲三十以內太爺問你們都是幹甚麼的說了實話

便罷如若不然即將你們定成死罪兩個婦人往上磕頭
說我們都是好人家的子女半夜間兇僧去了把我們抗
到廟內本欲不從怎奈他的人多落了禿賊的圈套太爺
說你們既是好人本縣放你們歸家可有一件有個朱二
禿子他在廟中沒有兩個人連連答應說有不佞有朱二
禿子連吳月娘兒俱在此處哪太爺問現在那裏婦人說
你看那邊有一張條扇是個富貴圖那却是一個小門開
開那個小門裏頭是個夾壁牆兒他們聽見事頭不好俱
都鑽在那裏頭去了我們也要鑽的裏頭去他們說沒有

地方了故此我們才藏在床下裏頭男女混雜好些個人
哪老爺聽了隨即叫江樊過去瞧那一張畫是一張牡丹
花旁邊有個環子雖是個門可開不開正要問那個婦人
就見徐良抗着和尚進來把他地上一摔撲哧的一聲徐
良隨即說我全問明白了他們這裏頭有個夾壁牆連朱二
禿子他們那一案都在這裏哪忽然外面一陣大亂進來
許多人各持兵刃若問來者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小五義第七十八回

小爺思念盃中物

老者指告賣酒人

詩曰

悟明作事太冬烘

淫婦收藏夾壁中

自謂是空原是色

豈知卽色卽成空

其二

謀命圖姦太不明

最陰究屬婦人情

奇冤自此從頭洗

敗壞閨中一世名

且說徐良在外邊問自然和尚不說拿刀威嚇代傷的小

和尚到是有一得一將寔話全都說出來了故此徐良連那個假門他都知道抗了自然和尚進來正要獻功人家這裡也都知道了將要進去外頭一陣大亂進來了無數的人各持單刀鉄尺大衆以爲是僧人的餘黨原來不是是由衙門中來了一夥子馬快班頭有老爺的內廝一瞧天氣不早老爺無信歸回主管一着急暗暗的就把馬步班的頭目叫將進來就把老下上九天廟的話細說了一遍教他們代着夥計去迎接老下去要緊頭目一听也怕老下有舛錯趕着代了夥計們急速出城俱代着單刀鉄

尺到了九天廟遠處的就望見打裡頭跑出許多的和尚們耒焉敢怠慢就叫伙計們向衆人往前一闖一看有許多的僧人們也有死于非命的也有代重着傷的問那個代傷的人縣太下現在那裡你們可知曉那人回答道現在西跨院大衆就奔西跨院而耒江樊艾虎徐良大家往外一迎見是馬快班頭江樊這才放心大衆都過耒見了太下給太下道驚他們請罪太下說于你們無干我的主意復又過去在那張畫軸那裏把那個銅環子擰了半天果然一轉那個門兜一開這才看見夾壁牆江樊使了一

不詐語說裡面眾婦女們所真今日本處的太守到此所以就爲的是朱二秃子吳月娘一案于你們眾婦女無干你們誰要將他兩個獻將出來就將你們放去倘若不獻拿到衙門裏是一例同罪這句話不大要緊就聽見裏面婦女們亂嚷不多一時出來了二十多人連伺候他們的婆子內中揪扭着一個婦人就是吳月娘大家一齊說道就是吳月娘那個秃子可得你們下們進去我們拉不動他艾虎就進了夾壁牆不多時就見艾虎拉着他一條腿就提拉出來了班頭過來將秃子鎖上也就把吳月娘免

銷上又把兩個人的二臂倒縱待等回衙再問將那些個婦女盡行釋放並且准其他把和尚那些東西量自己的力量氣能拿多少拿多少不許再拿一邊大家磕頭分散物件出門去了少刻地方進來叩見太守江樊叫道地方出去太守叫把那些去或馬或車找來教太守騎坐地方出去太守叫把那些代傷和尚听其自己逃命受重傷不能動轉的少刻回衙打發人來給他調治死了的就在廟後埋葬就罪歸一人跑了的和尚法都案後訪拿叫官人把悟明代回衙署審問地方把車輛套來請艾虎徐良到衙中待酒徐良說老

兄弟所幸咱門作事作个全始全終一半押解差使一半保着老下咱門要是一走路上倘有舛錯豈不是前功盡棄了麼艾虎點頭道所有廟中東西叫地方看守倘若短少拿地方是問押解着禿子吳月娘悟明和尚起身出了廟門直奔縣衙叫艾虎徐良一並上車二人不肯連江樊俱都地下走一路之上賄看熱鬧之人不在少處書不重絮到了衙署老下下車三班六房伺候進了衙署連艾虎徐良讓到書齋待茶太下立刻升堂用刑拷問三個人一字的不招自可夾打了一回把他們釘肘收監太下一抖

袍袖退堂掩門歸書齋陪着徐良艾虎談話然後摆酒吃飯用完了飯直談論了一夜無非講論些个襄陽故事怎們丟大人至今尙無音信的說了一番直等第二天早晨二人告辭他們還是上武昌的心盛鄧九如送的盤費銀兩二人執意的不要讓之再四也就無法鄧九如江樊送出作別二人也就不上黃花鎮去了順着大路直奔武昌逢人打听路途曉行夜住渴飲飢餐無話不講這天正然往前走著路一瞧前邊是个山口原來是穿山而過進了山口越走道路越窄忽然抬頭一看正是桃花開放滿山

遍野一味盡是桃花香氣扑鼻艾虎說三哥你看這個地方有多們可觀可惜是不會作詩這要是會作詩更有了趣味了徐良說那個詩也是那們容易作的那裡能文武兼全要鬧個藝多不精还不如不會哪隨說着越走越往上去了上邊極平坦的個地方往四面無一處看不到放眼往四面一看粉融融俱是桃花直似桃花山一般這時桃花還稍微開過去了點哪看着徧地都是桃花仿然把這座山遮蓋了個挺嚴的相似對着二人上山走的有些發燥找了一塊卧牛青石暫且先歇息歇息徐良說老

弟咱們歇着這個地方可不好艾虎說怎麼不好徐良說四面全是溝惟有這個地方孤零零的一個山頭專藏歹人的所在我師傅對我說過老兄弟不至于不知道罷艾虎哈哈一陣狂笑道三哥說什麼歹人要無歹人便罷若有歹人小弟正然悶倦拿着歹人開心才好哪徐良听了把舌頭一伸說兄弟好大話呀咱們歇歇走罷我是怕事的正說話之間聽見有人說哈這個地方才好看哪勝似西湖景艾虎說我二哥來了徐良說可不是麼他打那裡來艾虎答言此處不是西湖那裡來的西湖景原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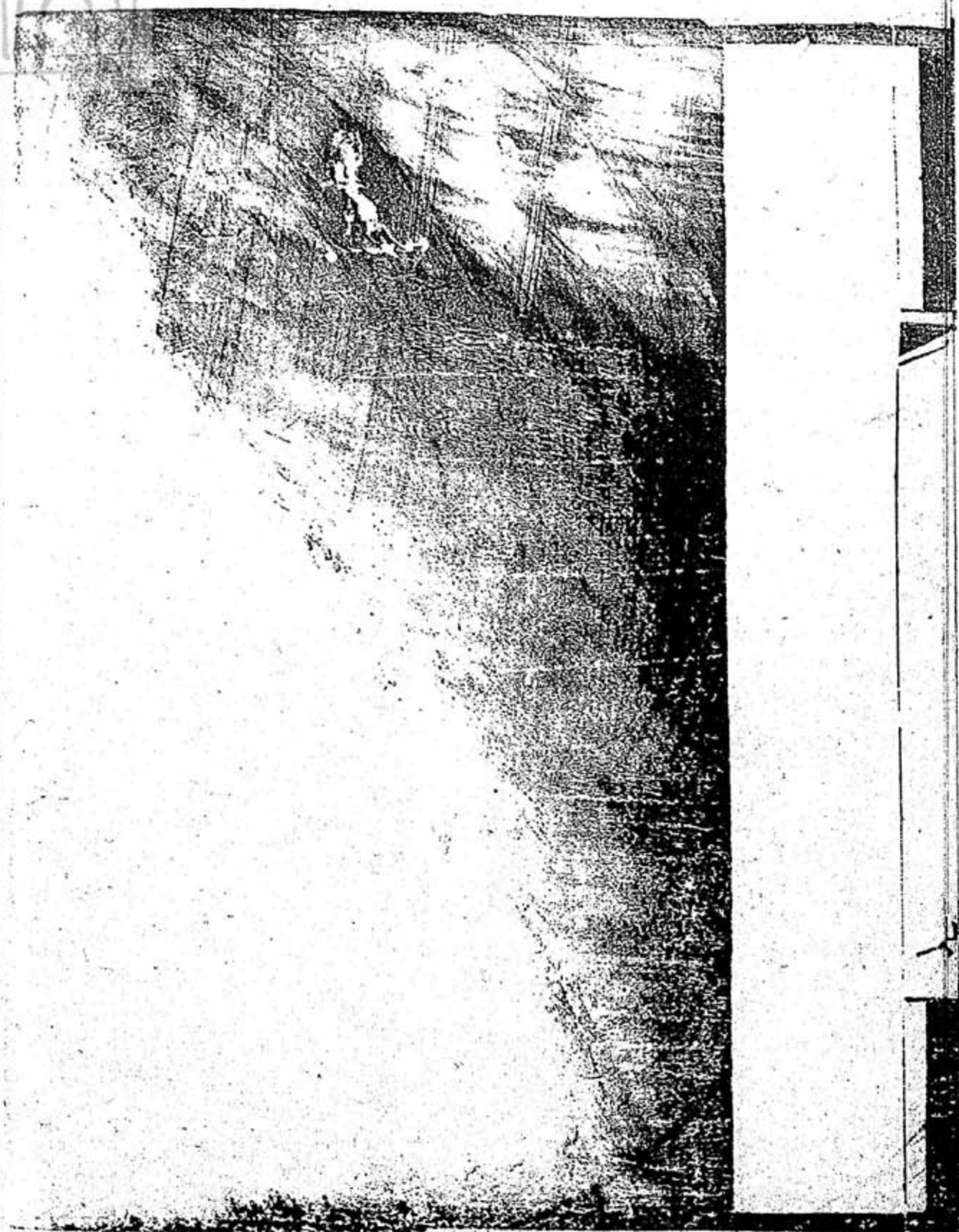
是胡小記喬賓黃花陣第二天丢了徐良艾虎大官人就
明知道他們两个人的事情了對大眾一說也就不纏等
着了告誦推小車的你們只管推着奔武昌路上倘若要
有人劫奪丢失了找地面官往他要不然上武昌告誦大
人去芸生騎馬单走胡小記喬賓不放心告誦大官人竟
奔岳州府找下末了二次到岳州大街小巷一上就把丢
差使事情嘲嚷徧了二人不敢停留又不敢走華容縣邊
着石門縣奔武昌走在這裡正然遇見大眾彼此見禮對
問對說自己的心事不可重敘忽然由西边上末了一位

老者拉着个驢還是个叫驢老頭年到六旬穿着土絹大
氅回頭把草綸巾摘下末當作扇子那驢乱叫老頭說這
種東西也是慣每逢走在這裡你也歇歇末我就教你歇
歇要不你心裡也是不愿意把驢身上的口袋抽下末那
驢又是乱叫艾虎說眾位哥儿看儿好不好胡小記說真
好艾虎說有点缺典胡小記說缺甚麼典艾虎說我常听
見我五叔愛說這句有花無酒少精神有酒無花俗了人
可惜咱們這裡就是有花無酒這個地方要是有个酒攤
可就對了事了喬下說對可就是短那們一个徐良說你

是過于愛飲酒了。这个地方你哨七。要是有酒攤喝的麼。艾虎說自要有酒攤。也不管他喝的。喝不的。我就要喝。要都像你。那就不用走路了。我还是過去打听打听去。徐良說你打听我也不教你喝。你怎們這樣不知進退。艾虎真就過來。与那位老者打听說。你這個老人家。咱們這裡那有酒舖。老頭說。你要喝酒麼。艾虎說。正是那老頭說。哎呀。那可遠了。离此約有四里多地。來回八九里地。哪我們這有个賣酒的。穿着鄉村賣挑着个高桃兜。上頭也有酒。也有燒餅。麻花。正說話間。西邊一陣亂嚷。不知是甚麼緣故。

且听下回分解

東洋
研究
所
圖書



小五義第七十九回

為飲酒眾人受害

論宝刀毛二被殺

詩曰

對酒觀花總一般

賞花飲酒盡開顏

不知誤食盤中菜

猶當尋常作等閒

其二

客路前途望轉賒

緣何樂酒又貪花

箇中幸有山西雁

假作迷離人賊家

且說艾虎正与老者打听那个賣酒的忽然西邊一陣乱

嚷上来了許多人山西雁一怔原來是些个行路的也有七八个人也有賣帶子的也有赶集的也有抗着鋪蓋捲兜回家的大家一齐說好熱天氣說道咱們歇息七七对着艾虎他們那邊的那塊石頭就坐下了把東西放在石塊之上也有本地人也有山西人也有鄉下人等七不一就听那个山西人說怎們这个地方這們些个桃花就有本地人說沒往這邊來過吳此處叫作桃花溝故此這裡的桃花甚多那人說怎麼這裡也沒个賣酒的哪本地人說有賣酒的此時可不知道他過去了沒有哪我給打听

打听那人說敢情好就問那个老頭兒說咱們這裡那个仁義小王三過去了沒有老頭說沒有過去哪那人說給你打听了還沒過去哪橫是不差甚麼也就快來了那人說怎麼叫个仁義小王三哪那人答道皆因是這個人作賣買公道故此人叫他仁義小王三賣酒也有燒餅饅子還是貨郎兜少刻就過來你再少等七七罷正說之間就听見有搖鼓声音老頭說得了來了那不是他搖鼓呢果然听見搖鼓的声音徐良早把艾虎叫將過來不教艾虎打听賣酒的此處的酒是萬七喝不的小丁雖然不愿意也

無可如何淨扭着人家打听自己想着賣酒的末了看他
們喝不喝他們要喝了沒事自己喝了也就沒事那時再
問三哥不遲不多一時就見山坡底下末了一個高挑賣
酒的老頭說這就是賣酒的王三末了王三掌櫃的今天
末的晚了搭的這賣罢好些个人等着喝酒呢瞧這人賣
酒的三十多歲藍布褲褂白襪青鞋花褲腿高挽髮纂腰
中藍苔包黃白臉面粗眉大眼挑着一付圓籠兩邊共是
六層扁担頭有个釘兒上末時節把个長把鼓就掛在那
釘兒上老頭告訴他把圓籠放下那邊的那人就都過去

了亂說喝酒這个說給我打二兩那个說給我打三兩就
有問酒價的王三說別忙忙忙等我打開元籠酒是五个
錢二兩燒餅饅子是五个錢两个蔓末的賣三个錢一个
你們这些人我可記不清楚誰吃多少喝多少可是自己
記着你們也不能吃三个說两个全是靠天吃飯的人誰
也不能瞞心昧己你們可是自己記那个本地人說錯不
了我們都打集上末全是買賣地兜這个說我打四兩那
个說我打六兩王三說不行沒有那們大傢伙二兩的壺
一兩的碗喝了再打大家亂搶一回就有拿燒餅的也有

拿餛飩子的就有在這喝的就有在石頭上喝的有喝完了
又未打的艾虎饞的直流涎沫說三哥你賄見了沒有徐
良說少時在店內有多少喝不了何必單在這裡喝呢艾
虎說哥七我可不是不听你的話这个景况難過徐良說
我劝的在你愛听不听艾虎說死了我都愿意你們還有
不怕死的沒有喬賓說我不怕死未着咱們哥兩個喝去
胡小記說我也不怕死三哥怎樣艾虎說不用問他是向
例不喝酒的艾虎遞去說掌柜的給我們打一斤王三說
誰喝酒哇你喝酒不賣艾虎說怎麼我不給你錢麼王三

說你憑甚麼不給我錢艾虎說我既給你錢爲甚麼不賣
給我王三說我這個賣買曲心不買曲心不賣艾虎說爲
甚麼說起哪王三說你們那個伙計剛才說我听見了說
我這酒裡頭有東西故此我就不賣給你七們喝了這酒
萬一要死了呢我再跟着你們打人命官司去艾虎說誰
說的王三說你們那個伙計艾虎說酒是我喝他又喝
酒我死而無怨王三說你可准不怕死打多少艾虎說打
一斤王三答道沒有那們大傢伙艾虎說有多大傢伙王
三說一兩的碗二兩的壺还是全叫人家佔了等着他們

喝完了再說艾虎說那我可等不得王三說你等不得可
没法有了我这有个搭酒漏子的罈你拿那个打罢也裝
的下一斤酒拿過去拿两个小碗勻兑着喝去艾虎說狠
好王三就把那个漏子拿起末用墩子打酒整打了十六
墩徐良在旁說老兄弟你可要小心別人不要拿這個罈子
打酒獨你拿這個罈子打酒豫先把藥下在罈子裏喝下
去就悔之晚矣艾虎一听想這個情理不差瞪了賣酒的
一眼說哈七好這酒我不要了賣酒的說不要不行賣定
了你了艾虎說你還要講強梁嗎賣酒的說我們小本經

營焉敢強梁橫是你總得要艾虎說我偏不要你便當怎
樣賣酒的說我自育主意教你要說罢他把酒墩子倒過
末拿那頭竹把下在罈子裡呼嘯七七的撓合了半天那
酒是亂轉復倒過來打的碗裡了一墩他自己唱了又打
一墩又喝了說道你看七我這酒裏有甚麼沒有要有甚
麼难道說我喝了还不死麼我这个人一生不作虧心事
你要屈我的心不行非把他洗明白了不可酒裏頭要是
有毒藥說話这半天也就發作了罢艾虎一見連七的告
錯說是我錯了是我們这个朋友說的我心裏也亂猜起

末了是了我少時多給你几个錢罢王三說你多給我一
女錢直頂到萬兩我都不耍隨說着又添了兩墩酒艾虎
暗忖倒佩服這個人就見有人過末說你不是有菜麼賣
給我們点菜吃王三說菜可有先不能賣呢你看七這不
乱那人說我們自己拿去王三說又不是成件的東西艾
虎這裏隨即拿了些燒餅饅子說道你看七我拿了几个
王三說你這個人白給你一百个你都不吃就見把後頭
的圓籠揭開給那人撥菜艾虎也就睃了睃原來是一盤
子炒鹹食一盤子青黃豆招了点紅蘿菔丁兜勾了点團

粉就叫豆兜醬若論尋常白給艾虎都不吃如今見着這
个山景兜有了酒对着這個菜到是个野趣問道這個菜
你賣几百錢一碟王三一笑說三个錢两个錢一文錢的
全賣艾虎就撥了兩碟有喬賓稱着拿過去再瞧那邊人
他也買菜我也買菜也有打酒的艾虎問三哥喝不喝徐
良回答不喝艾下說吃燒餅不吃呢燒餅饅子菜這橫是
可以徐良說這还可以我吃点把燒餅掰開把豆兜醬鹹
食夾的裏頭拿着燒餅轉着身面向北覲花說道你們飲
酒賞花老西吃燒餅賞花我總看着這花是睃一會少一

會艾虎說你又不喝酒你疑甚麼心徐良說你別理我你只當我這裏鬧汗呢艾虎說三位哥也我怎直運哪胡下說別真是不好罷喬下嚷咬啣撲咚摔倒在地艾虎也就身立不住了胡下他一个三哥沒叫出末也就躺倒在地徐良說我又沒喝酒這是怎們了也爬在地下老頭一笑說老三念西真倉啊大家拾奪王三收傢伙老頭把口袋裏的抖了搭在馱上把三位的包袱繫上也就搭在馱上把四位的刀他都摘下去單把徐良的那口利刀拉出末看了一看復又插入鞘中笑嘻也說好賣買這號賣買作

着了大眾說怎見得老頭說少時你們就知道了两个人搭一个搭在家裏去老頭先下了西山坡拉着馱出了西溝口往南他們起的名叫桃花村進了籬笆門將馱拴在桃樹上說有請瓢把子少時寨主出來叫病判官周瑞出來問道毛二哥作了号賣買嗎有点油水嗎毛二說你看也這個青子巽周瑞把大環刀拉出來一看寒光灼也冷氣侵人毛二問此刀何名回答說不知毛二一論這口刀就是殺身之禍不知怎樣下回分解

東洋圖書印



馬
國
書
院
藏
書

